



一栋“朱楼”承载的往事

文 章正元

康定路 759 号有幢欧洲古典风格的老式洋房，过去是豪门世家朱斗文的公馆（俗称“朱楼”），现在是上海市静安区政协的办公楼。

“朱楼”占地面积 60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1468 平方米，绿地面积 500 平方米，建造于 1926 年，属坐北朝南的独立式花园住宅。建筑体现欧洲古典风格，砖混结构，体量大。房屋有两层（假三层），主入口朝南，正中有圆弧形门廊，西侧有线条优美的雨廊。二楼亦为圆弧形阳台，二者浑然一体，4 根圆柱形巨柱由底层直至二层，三楼为花瓶式栏杆露天阳台，斜坡红瓦，屋面有 4 个壁炉烟囱，突显立面平衡和对称风格，装饰细致，空间处理活泼。在建筑东立面另设一入口，有挑出门廊，门为拱券式，此门廊上方为花瓶式栏杆的露天阳台。东立面的南端有圆形窗户凸出于建筑物。内部装饰十分考究，做工细致。园内树木葱郁，花草遍植，别有韵味。

朱斗文的祖父朱鸿渡，原籍安徽泾县，在上海捐了个道台后，在李鸿章、盛宣怀的帮助下，各注资本 50 万两白银，1894 年创办了静安境内第一家近代工厂——裕源纱厂（即上海第四棉纺织厂）与裕通面粉厂，直至全国各地都建立分号。一番经营，至朱家兄弟分家时，六兄弟每人得到遗产 1000 万两，还不包括不动产。当时的“叉袋角（淮安路 640 号）朱家”，上海的老一辈可说是无人不知。

1894 年报载：“朱道台（鸿渡）在本埠麦根路（今淮安路）正在兴建的裕源纺织厂，将安装纱锭 25000 枚，一切所需的机器均购自英国波尔顿的道卜输送机器厂。其中发动机是一架 700 匹马力的康里



朱斗文公馆

供图/章正元

斯机，购自波尔顿城的席克·哈格里夫斯厂。机器的购买，均借本埠的瑞生洋行之手。”“……麦根路的这个纱厂将全部安装电灯，并安装水龙消防设备，使它不致像上海织布局那样发生火灾……”中国的近代工业史料如是记载着朱鸿度的创业实况。

1906 年，朱鸿渡邀来同乡胡朴安（1878—1947）到他所办的裕源纱厂当会计。几年后，胡朴安参加柳亚子的“南社”，并从事新闻事业，遂成为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、诗人与学者，一生著作丰富。胡朴安旧居位于康定路 947 号。1918

年 8 月，裕源纱厂以 82 万两银子代价转售给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，改名为内外棉厂；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改名为上海第四棉纺织厂，主要生产纯棉普梳、精梳棉纱和涤棉棉纱及直贡、横贡系列产品和小提花装饰布等织物，畅销国内外市场。

朱斗文的父亲朱幼鸿，继续扩张父业，在上海开办了裕通面粉公司、裕泰纺织公司，在南昌、南京、武汉、天津等地也陆续办起了工厂和贸易公司。当年，朱幼鸿全家都住在工厂里，以厂为家，每天晚上还亲自巡视厂房一周。但他 1925 年去世后，儿子们就在厂里呆不住了，各自在

新乐路、霞飞路（淮海路）等上好地段买地造屋，于是也就有了朱斗文的这幢漂亮的花园洋房。

1926 年，朱斗文的十弟朱如山（世称朱十）的婚宴，就在此楼前大草坪上摆下 200 桌酒宴，整条马路被来贺者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，为当时上海滩特大豪宴之一。

朱斗文是朱家大少爷，喜交多路名流。杜月笙与朱家兄弟都有往来，到朱斗文花园来多半是来看戏的。他们坐在小楼底层的平台上，看绿草地上舞动的红男绿女，自是别有一番情趣。朱斗文与老乡刘晦之（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）在一起多是谈论安徽掌故和文物收藏，所以他的客厅里也陈设了许多青铜器和古字画。朱家公子都是戏迷，常在院子里通宵达旦地唱堂会，自家人也粉墨登场。朱鸿渡的第三代中，最小的一个（排行第 32），即为创作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。他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系，在长达数十年的音乐创作生涯中积累了大批老唱片、盒带、开盘带及录像带等珍贵音像资料，捐赠给了上海音像资料馆“名人名家作品库”珍藏。朱家小姐中有个叫朱联芝的，嫁给史量才的儿子史咏廉，后来去了美国。

朱斗文父亲逝世时，朱家产业已渐萎缩。朱斗文时已近中落，到 20 世纪 50 年代公私合营后，朱斗文搬家离开了这座花园洋房，吃定息过日子，于 1966 年 5 月去世。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荣华显赫之后，当年盛宴上杯盘狼藉的情景如今已是无处寻迹了。但建筑的眉宇之间，那种大富之家的从容内敛，在今天的使用上倒也可见一斑。

(内容摘自《静安文博钩沉》)

岳阳医院门诊部原为大收藏家宅邸

文 章正元

青海路 44 号隐藏着一座幽静典雅、浓荫蔽天的花园住宅。花园是中国传统的园林格局，园内小桥流水、曲径山石，特别是那一棵盘曲遒劲的百年古藤和两棵粗壮挺拔的百年香樟，为花园增添了几分古意。

花园里四层楼的住宅建筑，在 1936 年由新瑞和洋行建筑设计师布鲁克·格兰设计、承建。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形体错落有致，强调水平线条，是地道的西洋风格。建筑面积 3021 平方米，长方形的建筑配以圆弧形的“船厅”，墙面用淡绿与黄相间的釉面砖，屋顶设计为平面。建筑两侧呈不严格对称，阳台护栏与两侧窗户底线形成一条直线。步入大厅，两面艺术装饰的玻璃墙对称地镶嵌在当年很时髦的旋转大门两旁。大厅右侧是会客室，左侧为餐厅，走过宽阔的穿堂，便是后厅。由两侧楼梯上楼即是内部居室，正南向的主人房有挑出的圆形日光室，宽敞的大平台连通二室一厅。三层的楼房里安装了当时稀罕的“OTIS”进口电梯，可以直通房顶。虽然上上下下几十年了，但它至今仍在运作。房间内有 3 个设计隐蔽的保险柜，卫生间的马桶是抽水马桶，就连痰盂也是抽水痰盂，门卫和楼内都安装了对讲机。这对于 1936 年建的住宅来说，是非常现代化的。一幢 4 层楼房的造价与华懋饭店（今锦江饭店北楼）一样，为法币 40 万，价格奇昂。该宅的宅主就是上海著名的大地皮业主、房地产商周湘云。

周湘云（1878—1943），名鸿孙，是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宁波巨商，著名收藏家。



周湘云旧居

供图/章正元

他祖籍宁波市月湖西岸，父辈兄弟 3 人，家境贫困，过着“以一只咸鸭蛋过三顿饭”的苦日子，他们先后到上海来谋生，各自开辟出一片天地。其父周莲堂，排行老三，为人忠厚，办事勤勉，加上也会几句洋泾浜英语，受到几位外国传教士的赏识，经传教士推荐，一些外国人在上海购置房产时的有关买卖、营造、改建的业务就委托周莲堂来经营。于是，他从建筑包工头开始，趁机做一些小规模的房产生意，买进几块旧房基地。由于租界的发展，这些旧房基地的价格逐年成倍增加，周莲堂也逐渐成为巨富。

到周湘云接管家产时，周家已经号称有 500 万的家业，成为宁波旅沪人士中首

屈一指的富商。他继承父亲的事业之后，不但谨慎守成，而且又把建筑业扩展到地产业方面。在城市尚未充分发展之时，他以低价收购市区边缘的一片农田和荒地，待市区扩展、道路延伸之后，便将地皮高价出售或建筑房屋后出售或出租。抗日战争爆发，大量的人口涌进租界，使租界的地皮价格日益飙升。而周家拥有的地皮大多在今延安东路、延安中路、华山路、江西路、河南中路、新闸路、南京西路一带，获利更为丰厚。抗战初期，周湘云的家产已达 5000 万，名列工部局华人纳税的第 5 名。

周湘云的古物收藏在上海滩乃至全国都算得上是一大家。他收藏着数百件古

代青铜器、百余幅历代名人字画以及数不清的名瓷、田黄石章、古碑拓帖等，他家可谓是小型的精品博物馆。青铜器方面他藏有阮元的“家庙四器”，所以有“二簋二敦之斋”之称；字画藏品中以唐怀素的《苦笋帖》和米友仁的《潇湘图》最为著名，故又有“宝米室”之称。

《淳化阁帖》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卷上也有“古董周氏宝米室秘笈印”“湘云秘玩”“雪盒铭心之品”三方周湘云的收藏印。篆刻者是民国时期与吴昌硕、王福庵分庭抗礼的赵叔孺。建国后，重要藏品归入国家博物馆。

相传周湘云出巨资拥有了租界汽车第一号牌照的私家车，实际上是其弟周纯卿（其寓所在南京西路 806 号，后由静安区少年宫使用，1999 年已拆除另建新大楼）所有。由于周湘云是老大，家族的生意都由他打理经营，所以老上海们大多只讲周湘云，而鲜提周纯卿，把一号汽车牌照的事情也都张冠李戴在周湘云的头上。

虽然拥有千万家产，但周湘云本人生活很朴素，几十年始终是宁波人持家节俭的老作风，平时布衣布褂，脚穿布底鞋。他的太太也是节约惯了的，平时连肥皂头（指用剩了很小的肥皂碎块）也舍不得扔掉，总是把它们捏在一起，或是泡成肥皂水，下次再用。在他家的冰箱里经常放着咸菜、黄泥螺、臭豆腐、臭冬瓜……在没有客人来的时候，这些全部是他们日常食用的宁波土菜。

1950 年，这座花园住宅由华东局外贸部机关租用，1956 年投入公私合营，成为岳阳医院门诊部至今。

(内容摘自《静安文博钩沉》)